

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探微

姚俭建,岑文忠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030)

摘要: 在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资本的积累起了基础性作用。文章力求从市场、权力和教育三个不同层面对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进行分析,廓清文化资本积累自身的内在逻辑,探求文化资本积累的有效路径,以求得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积累;机制

一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有关实践经济的总体科学,并不局限于讨论那些在社会上被认为属于“经济”的实践形式。^{[1](P627)}他的贡献就在于将经济竞争的逻辑扩大到整个社会领域,人们在不同的领域中追求不同形式的资本。按照布迪厄的实践理论,资本具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等不同的形式。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同形式的资本可以互相转化,而每一种资本的存在和运动则有其相对自主性。

作为布迪厄的理论术语,“文化资本”这个概念不仅描述文化与经济资本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用来表示本身即作为一种资本形式的文化。在布迪厄看来,“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是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2](P189)}“物以

稀为贵”是经济学的基本价值规律,资源的稀缺性(Scarcity)是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之一。经济学上的稀缺性是指相对于人类无限的需求而言,资源总是有限的。同样,任何文化资源,不论是文化能力、文化习性还是文化产品,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表现为一定的稀缺性,成为不同社会主体和社会阶级的争夺对象。占有这类资源就可以获取一定的物质的和象征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资源就开始成为文化资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资本是以人的能力、行为方式、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位与生活方式等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包括文化能力、文化习性、文化产品在内的文化资源的总和。

文化资本的获得、文化的生产都是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而实现的。文化资本积累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是文化资本持有者通过自身的特殊实践活动使得资本增殖的过程。尽管这种实践活动的形式会因具体积累过程的条件性差异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经济资本的积累是超越个人组成部分之外的、垒砖块式的、直接的、即时性的积累,

收稿日期:2004-01-09

作者简介:1. 姚俭建(1958-),男,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哲学研究。

2. 岑文忠(1977-),男,河南信阳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哲学研究。

而文化资本的积累遵循间接性原则,这种间接性表现为持有者亲历亲为的劳动。同时,文化资本的积累又是以不同形式资本之间的可转换性为前提的,它通过其他形式的资本的消耗来补偿。因此,文化资本的积累具有不同于其他形式资本积累的特征。这些特征表现在:

其一,文化资本积累的独特主体性特征。人是社会的主体,是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因此,人是文化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文化资本积累的主体性特征也就是文化资本积累对资本持有者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持有者自身的依赖,即文化资本积累是针对自身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不能采取游离于持有者之外的物物叠加式的活动方式,如经济资本的积累方式,而是采取我们熟知的文化实践、教育、自我修养的形式进行。这种形式的独特性在于它排斥了任何替代效应以及诸如馈赠、购买或交换的市场法则(如商品交换法则)。因此,文化资本的积累必须由资本持有者采取某种特殊的实践形式进行并具体化于自身才能达到。这种具体化的结果导致文化资本持有者形成对文化资本事实上的排他性的占有;二是对资本持有者的生理能力的依赖,即文化资本积累不能超越持有者的表现能力,如持有者的精力、记忆力、理解力等。这些构成了文化资本积累的基础,它影响着文化资本积累的形式和程度。最终,文化资本积累也会随着持有者的生理能力的衰竭而消亡。

其二,文化资本积累的持续过程性特征。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从两个维度去考察:一是资本转换维度。文化资本积累的可能性预设了不同形式资本之间的可转换性。这种转换本身是一个过程,即持有者通过投资并以习得、修养等形式将不同形式的资本具体化为自身的一种获得性资源的过程。这一过程拒绝了即时传递的可能性,因而特别需要时间;二是行为者自身的维度。文化资本的持有者只有不断地积累才能使自身的文化资本持续增值,尽管这种积累行为有时会以无意识、无目的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积累行为还会一直持续到持有者的生理性能力的终结为止。因此,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表现出与持有者生命过程同步的态势。

其三,文化资本积累的潜在风险性特征。文

化资本的积累必须以其他形式资本的消耗来支付。因此,投资成为文化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这种投资具有与其他资本形式投资相同的风险,其风险系数的大小取决于投入与产出的比值的大小。文化资本积累的投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化资本的积累需要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可以采取不同的资本类型)的投入,这部分的投入成本很容易计算出来;另一方面,文化资本积累需要时间,因而时间也成为文化资本积累的投入要素。时间投入的成本可以用时间的机会成本来计算,即通过将用于文化资本积累的时间用在其他方面所能获得的最高收益来计算。这样,用于文化资本积累所投入的总成本就等于投入的经济资本和投入的时间的机会成本之和。

文化资本积累的收益就是投资者所拥有文化资本的增量。当然,这种文化资本又离不开体制化了的学术资格或证书,正是“这种证书赋予其拥有者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有合法保障的价值”。^{[2](P200)}文化资本积累的风险性在于文化资本积累的收益是否受到了这种体制化的学术资格或证书的认可和庇护。一旦这种收益没能贴上体制化的标识,这种体制化的学术资格或证书会通过公认性的权威的力量来消解文化资本持有者为积累所做的努力。如,一幅精美的油画,哪怕再富有创意,只要它没有得到这种体制化的学术资格或证书的认可,就会被认为毫无价值。于是,创作这幅油画所消耗掉的经济资源和时间就得不到补偿,为创作这幅油画所做的工作就会被认为存在风险。

二

社会个体文化素质的提高、文化环境的营造、文化产业的培育以及社会文化的传承、普及与发展,都离不开文化资本的积累。文化资本的积累为文化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可利用性资源。这种积累反映出不同于其他形式资本积累的特性,而这些特性取决于文化资本自身不同于其他形式资本的积累机制。正是这种积累机制决定着文化资本自身积累的逻辑,调节并促进着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从文化资本积累的机理上分析,其机制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文化资本的市场积累机制。这导源于文化资本市场的运行。所谓文化资本市场,就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文化资源供需市场。这个市场会因文化资本的象征性特征而带有或多或少的虚拟性色彩。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即时性的交换场所。以物化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的供需只是文化资本市场的一个方面。正是文化资本市场的这一特性才使得文化资本突破狭隘的区域界限并得以在整个社会乃至全球范围内流动。市场的作用在于:一方面,由于其自发作用使这种流动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它促使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丰富的区域流动。换言之,经济资本越是丰富的区域也就越有能力吸引文化资本向这个区域内流动;另一方面,市场通过价格调节着文化资本供需的均衡,进而对文化资本积累起到调节作用。

在文化资本市场中,单个的人或组织都可能成为文化资本需求或供给的一方。就文化资本的需求而言,存在着两种不同形式的需求:一是积累需求,即需求者对文化资本的需求是为了使自身的文化资本增值。如一个想学习舞蹈的孩子,他必须要有舞蹈老师的指导或通过声像资料,以个人亲为的方式,将舞蹈老师或声像资料所传递的舞蹈艺术(文化资本)具体化为自身的一种排他性资源,这种资源会成为一种获得性手段,为其行为提供支持。二是消费需求,这种需求表明需求者对文化资本的需求是为了自身的消费(如欣赏音乐、观看话剧等)。在上述两种需求中,文化资本是以活劳动的形式或以文化资本品的形式提供给需求者的。

当然,对文化资本的需求并不是无节制的,它会受到四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需求预期的影响。就积累需求而言,如果需求者预见到对某种类型的文化资本的积累能够在今后获得较多的收益,需求者就会增加对其积累,从而使得对该类型文化资本的积累需求增多。就消费需求而言,如果需求者预见到对某一类型的文化资本的消费能够给自己带来较大的精神文化享受,其对这一类型的文化资本的消费需求将会增加;二是需求者个人偏好的影响。个人偏好就是需求者个人对不同类型文化资本的喜好程度,这种偏好影响着需求者的需求。如:对于戏曲和古玩而言,如果需求者更喜欢古玩,就会增加对古玩的需求,而减少对戏

曲的需求;三是经济条件的影响。对文化资本的需求同对商品的需求遵循同样的法则,即需求者必须为这种需求支付一定的价格,不同的是对文化资本需求的支付采取了更加隐蔽的形式,它通常是通过活劳动的支付或文化资本品的支付的形式间接实现的。这是因为文化资本是以活劳动的形式或文化资本品的形式提供给需求者的。因此,经济资本的多寡影响着需求者对文化资本的需求。如对于一个食不果腹的人来说,一个馒头比一部好看的电影更让他乐意接受。四是社会竞争的影响。对需求者而言,一旦形成对文化资本排他性的占有,这种文化资本就会作为一种获得性手段对其行为提供支撑,使其在社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因此,当社会竞争加剧时,对文化资本的需求特别是对积累需求就会增加。

对于文化资本的供给而言,存在着两种情形:一是文化资本品的供给,这种供给存在着与商品供给同样的市场法则,即可以通过即时性的传递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形式;二是具体化的文化资本的供给,它是通过活劳动的形式提供给需求者的。在文化资本市场中,市场是通过价格调节着文化资本供需均衡,这种均衡的变动会引起需求的变动,特别是积累需求的变动对文化资本的积累起到调节作用。^①文化资本的流动存在于下列的事实中:一方面文化资本积累需要经济资本的投入,经济资本丰富的区域在文化资本积累过程中具有比较优势,从而会使这一区域积累丰富的文化资本,并能在对文化资本的投资中获得较大的收益;另一方面,经济资本丰富的区域会使文化资本的投资者对这一区域有一个较好的投资预期。市场的自发作用在于使得其他区域的文化资本(以投资的方式)流向这一区域,这种流动的现实性结果就是社会文化资本的区域不平衡性,即区域差异性。

第二,文化资本的权力积累机制。在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权力积累机制表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并体现着两种不同形式的权力。它们在各自不同的层面对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实施控制、引导、调节,使得文化资本有着自身独特的运作方式。

^① 文化资本的价格是以活劳动的价格或文化资本品的价格的形式进行支付的。

一是象征性权力——文化权威。文化资本积累需要投资,这种投资的真正驱动力并不在于其投资收益的多寡,即资本持有者获得性文化资源增值的多少,文化资本的增值只是作为一种形式上的量的标识而存在着。这种投资的真正驱动力在于:文化资源具体化后能够作为一种内在的力量为资本持有者的行为提供支持,这种内在的力量是以持有者所具有的消费手段或者说是能力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更为重要的是,资本持有者所占有的文化资本越多,在今后的文化资本投资中越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文化资本投资进行文化生产所获得的文化成果(如一项新发明、一部新著作),可以以知识产权的形式或生产成文化资本品形式直接转化为经济资本,使文化资本持有者获得物质收益;具有较多文化资本的个人,能够在某一领域的活动中处于显赫的位置,从而得到别人的承认、敬仰、膜拜。正是这一逻辑构建了一种象征性权力即文化权威。这种文化权威的力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应:它使得在某一领域内文化资本较多的个人成为该领域内其他成员效仿学习的对象,其拥有的文化资本类型对其他成员有示范作用,从而使得其他成员在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以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类型为标识。

同时,文化资本的稀缺性常常与一定的权力体制通过合法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因此,体制化权力对文化资本积累的强制性干预就不可避免。这种干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制化权力具体化为一定的符号权力或话语权力来进行干预。例如,设置教育资格或颁发证书的形式对资本持有者占有的文化资源进行筛选、确认,并对其确认的文化资本提供经久不变的、合法性支持。二是这种体制化的权力通过设置某种“游戏规则”,使得文化资本积累向着有利于某一个人或团体的方向偏移。

第三,文化资本的教育积累机制。资本是积累的劳动。文化资本积累也是劳动积累的结果,所不同的是这种劳动是以非替代性的习得的形式进行的。这种习得性劳动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教育对这种习得性劳动具有强化功能。教育投资与资本持有者自身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得文化资本积累的效率 and 速度得到加强。

在社会领域中,文化资本是通过能力、气质、

教育素质、生活方式等等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当文化资本持有者具有很高的文化能力并能 在社会中得到充分的表现时,就能获得更多的经济上和社会上的收益。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获得这些收益,换言之,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获得与这些收益相称的文化资本。这种机会上的差别反映出存在于教育领域的两个不同方面的差异性:

一方面是早期家庭教育的差异。这种差异首先表现为家庭占有文化资本的多少以及这种文化资本距离学术领域的要求的远近。家庭占有的文化资本越多,距离学术领域的要求越近,为早期教育(文化资本积累)所作的努力就越不至于被体制化的权力所消解,使得家庭文化资本实现实质性的代际传递,并能使文化资本的继承者在今后的教育中获得先发优势;其次表现为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本的多少。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本越多,对早期的文化资本积累越有利。这种经济资本可以以投资的方式(诸如请家庭教师、购买文化资本品等方式),通过资本持有者的习得过程内化于自身,成为自身的一种文化资源,而这种文化资源又可在今后以劳动服务或文化生产的形式转化为经济资本,经济资本也正是通过这种隐蔽的方式在下一代身上得到了继承。同时,家庭具有的经济资本越多,就越能够从经济的必需中摆脱出来,即有更多的时间去教育下一代以实现家庭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

另一方面是体制化教育(如学校教育)与非体制化教育(如自我教育)的差异。对于自学者而言(自学便是自我教育的一种形式),其拥有的资本随时会受到质疑并不断地被要求去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而体制化教育的接受者所拥有的资本从一开始便受到“社会公认性”权力即体制化权力的庇护,并赋予其拥有者以合法保障的价值。

在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教育投资成为文化资本积累的有效渠道,这种有效性在于:一方面,通过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这种形式将社会上各种文化资源集中起来,以便于受教育者对其进行选择并具体化为自身的一种获得性资源;另一方面,这种形式使行为者有比较集中的时间和精力为文化资本的积累作出努力。就其实质而言,接受教育的过程也就是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社

会正是通过教育的形式来实现双重的社会性的目的:一是使得资本持有者实现文化资本积累,其实是实现社会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从而使得社会文化得以传承;二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再生产是存在于文化资本积累的结构性的差异(包括类型和数量的差异)的逻辑当中的。

尚需指出,市场、权力和教育三重机制在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通常表现为不同的整合状态:或以市场机制为主、兼有权力和教育机制的运作,或以权力机制为主、兼有市场、教育机制的运作,或以教育机制为主、兼有市场、权力机制的运作。这种不同的整合状态,既取决于文化资本持有者的不同价值取向、主体状况,也取决于不同的文化资本形态。在不同的经济体制、文化背景以及政治环境条件下,市场、权力与教育三重机制的不同整合还会产生不同的社会作用。

三

目前,我国的文化资本化运作已在实践的层面上进行,但对文化资本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种状况的结果使得实践层面上的文化资本的培育、积累、运作带有极大的随意性、盲目性。这种理论上的匮乏与实践上的盲目无益于文化资本在理论、实践两个层面上的良性互动,无益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呈现向纵深推进的态势。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融、碰撞日趋加强,世界性文化资源的争夺战悄无声息地展开。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的社会文化能否成为一种强势文化,我国能否在世界性的文化资源的掠夺中占据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资本化运作成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对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

需要指出,对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拓宽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领域。目前对文化资本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文化资本品的产业化发展的研究,即把文化资本品作为纯粹的经济商品看待,并按照经济理论所揭示的规律运作。这种运作方式注重的是文化资本的经济意义,而忽视了对文化资本通过其特有的运作方式所带来的社会

文化价值的研究,割裂了文化资本积累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这个层面上讲,对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弥补这种理论研究上的不足,拓展了文化资本理论研究的视野,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系。

从现实意义上讲,对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研究有益于实践层面上的文化资本积累。这种积累的目的在于:资本持有者必须将其通过积累而具体化于自身的文化资本作为资本要素进行投资,才能显现其资本的特性,产生出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首先,对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研究有利于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文化资本投资就是投资者将自身拥有的文化资本作为投资要素投入到文化生产的过程中。这种投资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一种直接注入式的投资(如经济资本投资),而是将文化资本融入投资者的活劳动中,进而发挥其功效,生产出新的文化成果。这种文化成果通过商品化运作转化为文化产业。如一曲优美的音乐,是通过创作者对为创作这首曲目而积累的文化资本的投资并结合其创作活动来实现的;而这种创作的产业化是通过将其制作成磁带或光盘的形式,即文化商品的形式来实现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文化资本的投资,这种投资又取决于文化资本的积累,而对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研究能使我们进一步明晰文化资本积累的正确路径,加速文化资本积累。

其次,对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研究有利于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社会的领域中,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而实现的。这是因为在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持有者通过文化资本积累实现了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正是通过这种传递使得社会文化在下一代身上得到了继承,而这种文化上的传承是再生产社会文化所必需的。资本持有者必须将通过积累的方式继承下来的文化资本投资于文化生产领域,再生产出新的社会文化形式才能使社会文化得以发展。因此,社会文化上的可持续发展得益于文化资本积累的基础性作用。对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廓清文化资本积累自身的内在逻辑,促进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再次,对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文化产业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发展。文化产业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作用在于:一方面,以文化资本投资的方式生产的新的文化成果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通过产业化运作,即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在整个社会领域内流通,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人们通过这种需求特别是积累需求,将这种新的文化成果内化为自身的一种获得性资源,从而为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的发展能够使人们实现更进一步的文化资本积累,使得自身的文化资本不断增值,从而促进社会文化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不绝的动力。在这种互动中,文化资本积累是其必要的联系的环节。对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强化这一环节,进而为实现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①

参考文献:

- [1] 谢立中. 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C].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 [2] 包亚明.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3] 布迪厄. 实践与反思[M]. 李猛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
- [4]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等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5] Pierre Bourdieu. *Homo Academicus*[M]. trans. Peter Colli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 [6]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 trans. Richard Ni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7] Pierre Bourdieu. *The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M]. trans. Laretta C. Cloug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 [8] Yu Hai. *Western Social Theory: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C].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① 本文的构思与写作得到了著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邓伟志教授的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On the Accumulative Mechanism of Cultural Capital

YAO Jianjian, CHEN Wenz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plays a basic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ul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be into the accumulative mechanism, the internal logic and the right route of the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ulture. The discussion is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market, right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cultural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mechanism

(责任编辑:雨 桥)